

鬥爭

刊月年
期一第
經關機盟同義主產共國中
放出口五十月一年六三九一

給中國共產主義者的一封信

公開信

親愛的同志們：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我們曾親手攜手地在敵人的鋒鏑中共同奮鬥。但是因為史大林和布哈林的機會主義領導，結果則幫助了資產階級國民黨上了台，回頭我們在血泊中慘敗了下來。在痛苦的经验中，我們認識了史大林派領導的機會主義錯誤，乃是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並從而確定了目前和未來的方向。但是正因為這一個正確的認識，橫橫的史大林及其中國支部中的信徒們給我們以極大的迫害，甚之在他們政權力量及到的地方還把我們監禁，流放與槍殺了。六七年來，我們不斷地告訴你們：一反對派是取消派，反徒，是蔣介石的走狗！然而，同志們！我們在極度困苦的環境中，在國民黨與蔣介石的不斷逮捕與殺戮之下，在一切名流學者大人先生的鄙視之下，我們仍舊存在，仍舊忠實於自己的主張，仍舊堅決地為馬克思與列寧的旗幟奮鬥！這一事實可以無情地駁斥一切史大林派官僚們的誣蔑，同時這一事實，已足以使具有真實革命熱情的你們，作一深思的了！

在開始的幾年中，史大林派的官僚們，憑主觀地硬不承認中國革命的失敗，他們聊以自慰地宣佈革命的失敗為「革命的更高階段」——即蘇維埃階段。因而他們不能及時收兵，不能及時認識反革命的局勢，不能提出適當的政治口號——民主口號。在反革命時期，團聚和動員羣眾，以準備第三次革命的到來。他們只是在空

洞的蘇維埃口號之下，偏倚在農民身上，一味想以農民單獨的力量發動，甚之想完成中國的革命。結果，在開始的幾年中，他們幫助了蔣介石來消滅中國革命中寶貴的幹部，加深了反革命的性質。後來他們雖然默認了革命的失敗，但始終不能改變他們的策略，因此自外於一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與民族的解放運動，使那四日帝國主義侵略而起的幾次廣大的反帝運動，都以無正確的領導而被國民黨所鎮壓下去，其結果則加深了反革命的程度，使中國的工農大眾與他們的政黨，愈趨陷於悲慘、絕望的道路！

自從一九三三年第二第三兩國際的錯誤領導，幫助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之後，法西斯的勢力，就在國際的範圍中抬頭起來。大戰，進攻蘇聯的危機，使史大林派的官僚，更趨入於無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與社會愛國主義中去了。這些「國際社會主義」的先生們，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之下，完全失去了頭腦，完全失去了對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信心，完全拋棄了階級鬥爭的基本戰略。他們在極度失措的狀態中，只有借助於外交拉攏來謀得「蘇聯的安全與和平」了。他們向凡爾賽體系的帝國主義乞憐，他們很卑怯地接受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所深惡痛疾的國際聯盟，他們與法帝國主義訂結幻想的軍事同盟，贊助法帝國主義階級的國防政策，束縛了法

國無產階級的手足。暴壞的，他們把全世界無產階級以及共產黨的命運，完全繫之於蘇聯官僚們的外交政策。

「假使國民黨即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且妥商，使蘇聯進行救國的聯合陣線。」

「假使國民黨即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且妥商，使蘇聯進行救國的聯合陣線。」

「假使國民黨即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且妥商，使蘇聯進行救國的聯合陣線。」

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

議解決國事

同志們！這簡直是蘇丹石死黨所散佈的欺騙！第一，我們得知道：國民黨將介石才不願我們去得罪他的主人——日本帝國主義；第二，即令他有時需要我們幫一下忙，以圖在主人面前要挾要挾，可是只叫他主人一板臉，他就很快會將我們鎮壓下去的。

史大林派在這個新政策中最無聊與最可恥的一點，就是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投降與幻想，他們說：「帝國主義的衝突是中國革命的間接後備軍。」（見王明長文第二特點），所以他們要一切在中國軍事衝突中保持善意中立的列強與民族，建立親密的關係。（見中共宣言第十要求）

這又是什麼估計？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相間的衝突，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乃是卑鄙的偽善。他們相互間的衝突，不是將殖民地和平地瓜分；就是激成殖民地的大戰，其結果與弱小民族的殖民地無利。阿比西尼亞最新的例子，已完全證明了這個論斷了；可是史大林派的叛徒却還要我們相信這些帝國主義的強盜是我們中國民族的朋友！同志們！看吧！他們把列寧的遺教丟到那裏去了？這些官僚們還厚顏地自稱為「列寧的學生」，真氣死列寧的幽靈呵！

我們覺得真能援助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只有工人國家蘇聯，同時真能保護蘇聯的，也只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以及殖民地的勞苦羣衆。所以蘇聯的命運是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族的命運相聯繫的。他們只有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來反對帝國主義，才有勝利的可能。可是「一國建國主義」的先生們，對於國際革命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簡直怕怕怕了。於是官僚們就告訴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與殖民地的民衆道：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顧不到你們，你們最好別找我們幫忙吧；我們一帶忙，帝國主義就要進攻蘇聯了。請別找我們，「有帝國主義是與「友善的一」，很講正義，你們找他們好了。

這一來，恰好把國際革命殖民地解放運動，乃至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一起推到毀滅的路上去了！

最後，我們還要請你們注意一點，「宣言」上說：「國防政府必須立即召集一切在民主自由之基礎上選舉出來的真正全國人民代表的會議！這些代表將決定救國的步骤。」

同志們，這是什麼意思？有人說：「這說：這是史大林派不光明地剽竊了我們這個國民會議的口號。其實不然，這兩者並沒有絲毫共通之點！

在上次革命失敗之後，即當史大林派宣佈革命已進入「更高階段」的時候，我們就及時地宣佈現在已處於反革命的時期中了，但革命的任務並未解決，這些問題在反革命的時期中，將以民主鬥爭的方式爆發出來，所以我們應該針對着這個局勢，站在獨立的階級立場上提出革命的民主鬥爭的口號與政綱，俾得重新團結羣衆，參加政治鬥爭，並準備新革命的到來，因此我們的政綱上確定了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為我們的中心政治口號，且以一，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二，八小時工作制，三，土地歸貧農等要求為其具體的政綱。同時更指出了我們戰線的總路線在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這是我們那個國民會議口號在整個革命戰略上的作用及其意義，與史大林派「新政策」中什麼「真正人民代表會議」根本不同！

史大林派的這個「會議」是放棄獨立的階級政策與羣衆的獨立行動，而進行階級合作的一種上層官僚的勾結。牠只是在「國民政府」之下，也就是在蔣介石政府之下，召集起來的一個偽造民意的機關罷了。至於這些「國防政府」和「人民會議」在整個革命的戰略上究竟該起什麼作用？這就是說，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保證革命勝利的前途？那末史大林派除了回答你一聲，

「我們要救國」之外，一切都屬茫然了。史大林派的官僚們不顧階級到這個地步，虧他們還大言不慚地要「領導革命」！

總之在中國目前的局勢之下，我們認為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及一切勞苦羣衆，另方面又取得蘇聯和無產階級的援助，無情地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奪取政權，才能勝利地抵禦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保障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進而開展社會主義的道路。

但是史大林派的道路却正與這一戰略的道路相反。他們對中國工農大眾的力量失去了信仰，因此他們要依賴國民黨，依賴蔣介石，依賴「偽善」的帝國主義，以圖實現其「抗日救國」，「保護蘇聯」的幻想。結果只是叫中國工農再走一次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故道，悲慘絕滅的奴隸地位！

同志們！史大林派的新政策表示了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學說的徹底叛變，也表示了被史大林派所領導的第三國際之死亡！一切忠實地共產主義者，一切前進的工人，一切革命的戰士們！應該堅決地起來和這些官僚們，高聲宣佈他們的背叛，一致團結在第四國際旗幟之下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及世界無產階級戰士的敬禮！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布爾塞維克列寧派)
一月十日

中國學生運動的復活及其出路

上月全國的學生救國運動開始於北平。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學學生，為反對華北的所謂自治運動，罷課舉行示威遊行，參加遊行數千人。城內的一部分在華情憤激的遊行，還受了宋哲元軍警的皮帶的抽打，水龍的掃射，和刺刀槍柄的衝擊。這樣兇殘的壓迫，更激起了青年們的忿怒，他們在屢次的受傷，被捕與被水沖散以後，又立刻集合起來繼續遊行。另一部分，則被關閉在西南門外，在北國的冷風中與走狗警察相持了一整天。這次遊行的結果，被捕者數十人，傷者甚多，各校都受大批軍警監視。這示威嚇殺了資產階級學者與國民黨政府，他們一方面虛偽地表示同情，一方面則提出「讀書救國」的口號，想把學生再拉進學校教室，悶到胡盧裏，好讓他們自由賣國；宋哲元蔣介石甚而都說這示威是共產黨煽動，想用紅

帽子嚇住學生。但青年們都早領教了這種威嚇方法。他們一方面準備於十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之日舉行二次示威，一方面派代表向全國學生聯絡。十六日各校學生在長五時許，即衝出了軍警包圍的學校；除被打傷被捕者外，餘部照原定計劃遊行。他們到處都遇到已預備好的警察的更殘酷的衝打與逮捕，在前門更遇到大刀的砍殺與手鎗的射擊。被打傷者甚多，但四五萬人的示威青年，仍冒著月光鎗彈前進，直到夜十時許，始在戰鬥的空氣中散離。

北平學生的示威，驚恐了國民黨政府，於是軍、派、津、廣與武漢當局都下令嚴禁學生結隊遊行；但同時這流血又打開了人類的眼睛，激發了全國青年發泄鬱抑的激憤。於是學生救國運動像火藥一般地播連各地。

十八日，南京天津寧寧等處都有大隊學生的示威遊行和請願。濟南則學生會議被驅散，韓復榘立刻令各校提前放假，軍警勒逼學生離校。十九日，南京學生數萬人第二次示威遊行；天津學生總罷課；上海學生萬餘人分數隊散放夜冒雨示威遊行，經過某工廠時，全廠數百工人齊出鼓掌歡呼，在學生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的呼聲，他們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二十日，武漢、長沙等處有學生示威。二十一日開封等處學生大遊行；杭州學生在國民黨的消息統制與軍警學校的壓迫下亦用計衝出軍警包圍的學校而舉行請願示威運動。二十三日，北平學生覺悟到救國的道路是聯合民衆，分隊出發向各地民衆講演；上海學生赴京請願，被國民黨阻止於北站兩日，民衆送麵包品慰問者不絕，民衆千人組織救國隊前往參加，但被學生中法西斯分子所拒絕；此外，武漢、開封、安慶均有萬餘以上的學生示威遊行，徐州與察哈爾亦都有示威。二十四日，上海南京路有民衆學生的聯合示威；開封各校學生罷課遊行并講演。二十五日西安學生大示威；二十六日，南京學生遊行被軍警壓制不成，乃停課向民衆宣傳；開封、太原、福州、廈門、南昌、成都等處都有大批學生的示威遊行和請願運動。南通學生赴軍請願不遂，二十八日絕食抵死。

各地示威的口號中，只有含混地「打倒一切賣國賊」的口號，以暗射國民黨政府，而不敢公然有反對國民黨政權的口號，而且都有即學生自己也不知是無用的請願行動。這是在長期軍事壓迫下的民衆運動初起時的常有現象。但在領袖了國民黨的欺騙、威嚇與屠殺以後，他們即普遍地，甚而立即地把國民黨政府看作民衆的敵人，而轉向聯合民衆方面去了。例如南京，甚至在第一次示威中聽了國民黨的欺騙後，大隊學生是意料着流血的前途而游行的。

在這火熱的學生運動初起時，除北平應城學生受屠殺外，各地國民黨政府竭力避免與學生衝突。他們用欺騙、軟化、威嚇，其而送麵包餅乾的方法，來緩和和消滅學生與中學校長選派「品學兼優」即法西斯走狗分子作代表「宣講聽訓」，藉以分散學生的力量並製造學生的幻想。後來，運動更加擴大深入，國民黨政府更恐慌，於是蔣介石又在滬漢寧各地宣布戒嚴令，禁止

救學生運動的真實消息。到此，蔣介石幫助帝國主義壓榨中國民衆的兇惡面目又一次地完全揭開。於是火藥般爆發起來的學生運動，在全國表面上立刻又消聲匿跡了。這事也又一次地證明了不打破國民黨反帝鬥爭決不能勝利。

學生運動消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蔣介石的軟化方法與戒嚴令發生了效力，主要的還是運動本身起了分化。初起時，被羣衆忿怒所嚇退了的反動勢力，現在則憑藉在蔣介石的兇殘手段下在學生頭上活動起來了。初起時，參加其或領導運動的法西斯走狗與投機分子，現在則怕運動更發展無法控制，因而受其主人的指使或被收買而都成了學生運動的制動機了。於是革命青年，在更認識了蔣介石的賣國面目以後，又遇到學校當局與學生內奸的重重壓迫。他們徬徨無主，等待着革命政黨的領導，然而中國史大林派的長期盲動與叛變，使革命黨在中國學生中絲毫領導作用都無！但這不過是一時的徬徨，他們必能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

狂飆一般的學生運動，雖然因欺騙與壓迫而消沉下去了，但這大部分是暫時的，表面的。全國青年都在悲憤地忿怒着；日本帝國主義之必然要步步侵略中國與國民黨政府之必然要步步投降，將使學生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必再度起來，並且其質量上也將要更勇敢更革命化。這時，蔣介石的壓迫也必然地要更兇惡更殘酷。

現在一部分大學中學已預備派法西斯及投機分子「入京聽訓」了。但蔣介石會「訓」青年們些什麼呢？可想而知，他不外要對代表們說明統治階級的利益計目前不得不投降日本，叫青年們必須忍耐地坐在教室裏，「聽命黨國」，即聽「黨國」去自由出賣整個民族。並威脅利誘地要代表們承認他那「最後抗日的決心」。可是飽受了蔣介石的欺騙、壓制與大刀、鎗彈的各地青年，已認清了蔣介石抗日是與虎謀皮，因而他們拒絕去聽「訓」，而努力於喚醒民衆的工作。（例如，平津各大學學生）。這自然是救國的大道。但是這還不夠。國民黨已成賣國賊了，而抗日與民族解放的工作必須另有政府負責去執行。誰有組織這種政府的權利與力量呢？顯然的，只有全國民衆有這種權利，和這種力量。因此，學生運動的唯一出路，是與全國民衆聯合起來，打倒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成立人民自己的革命政府，以負責解決抗日收復失地，以及其他民族解放等等問題。

救學生運動的真實消息。到此，蔣介石幫助帝國主義壓榨中國民衆的兇惡面目又一次地完全揭開。於是火藥般爆發起來的學生運動，在全國表面上立刻又消聲匿跡了。這事也又一次地證明了不打破國民黨反帝鬥爭決不能勝利。

學生運動消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蔣介石的軟化方法與戒嚴令發生了效力，主要的還是運動本身起了分化。初起時，被羣衆忿怒所嚇退了的反動勢力，現在則憑藉在蔣介石的兇殘手段下在學生頭上活動起來了。初起時，參加其或領導運動的法西斯走狗與投機分子，現在則怕運動更發展無法控制，因而受其主人的指使或被收買而都成了學生運動的制動機了。於是革命青年，在更認識了蔣介石的賣國面目以後，又遇到學校當局與學生內奸的重重壓迫。他們徬徨無主，等待着革命政黨的領導，然而中國史大林派的長期盲動與叛變，使革命黨在中國學生中絲毫領導作用都無！但這不過是一時的徬徨，他們必能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

狂飆一般的學生運動，雖然因欺騙與壓迫而消沉下去了，但這大部分是暫時的，表面的。全國青年都在悲憤地忿怒着；日本帝國主義之必然要步步侵略中國與國民黨政府之必然要步步投降，將使學生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必再度起來，並且其質量上也將要更勇敢更革命化。這時，蔣介石的壓迫也必然地要更兇惡更殘酷。

世界工人運動消息

(1) 美國工人黨的一週年

美國共產黨存在了許多年，然其政治影響却微乎其微。自一九二八年黨內的一部分優秀無產階級幹部，在坎農和協次蒲同志的領導下，分裂出來以後，餘下來的史大林派只有幾個吹牛拍馬的官僚，和少數無聊的所謂左翼作家罷了。美國的史大林黨實際上只能算是一個空虛的虛架子。由坎農同志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在政治上接受了托洛斯基同志的指導，在困苦的政治條件之下進行了六七年的工作，他們在政治的思想漸漸影響到大批的先進工人，他們在組織上也已經從宣傳的小組織發展為實際的政黨了。

在一九三四年的一月，一方面為了應付美國風起雲湧的罷工潮，另一方面因為史大林黨在世界範圍中之完全破產，美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同盟（即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就與那由美國革命工人所組織的美國工人黨實行合併，建立了合衆國工人黨。成立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在牠存在的一年中，大部分的注意力差不多完全放在組織問題，政治問題上。他們在政治上，表示完全同意於建立第四國際的諸原則，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份的擴大會議上與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及荷蘭社工黨等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六月，簽字於護衛第四國際的公開發信，十月，贊成布爾塞維克列寧派法國支部的主張，召集國際大會以便加緊進行建立第四國際的工作。在組織上，經過一年的工作之後，已經從物理的混合，變為化學的化合了。美國工人黨目前在事實上已經是一個基於明確的政治立場的統一政黨了。

除了這些內部工作之外，他還進行許多外面的羣衆工作。他領導了托爾斯多的汽車罷工，很有成效地打擊了美國工會官僚們的信仰。在民尼包立斯的罷工中，他不僅領導了罷工，而且還組織了左派進步工會，並推廣至全國各地。他的黨員在汽車工人、教員和橡皮工人中，都引起着很大的影響。

(2) 斯巴達青年團的五週紀念

美國的青年革命家組織「斯巴達青年團」，已經有四年存在的歷史，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開始了牠第五年的生命。這個青年組織在美國工人鬥爭生活中，已成為一個有力的因素。牠目前一共有二十六個支部，存在於全國十州的十五個城市中。當史大林派的青年組織失去了二十個支部的時候，斯巴達青年團的組織卻在九個月之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從這一個簡單的事實中，你就可以看出這兩個組織的消長了。

斯巴達團在政治上是完全受着美國工人黨的指揮，牠的工作對象是那二千四百萬自十五歲至二十四歲的美國青年工人。斯巴達團堅決地站在建立第四國際的原則之下，號召青年工人以國內戰爭的方法去反對大資本與法西斯。所以牠以全力反對史大林派與美國社會黨的社會愛國主義的欺騙！

(3) 法國工人擁護第四國際主張

法國的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過去因為要與法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反抗法西斯，曾加入法國社會黨。但近來因為反對和法國資產階級合作，主張以國內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大戰，主張強迫法國工人奪取政權，所以我們的十三個同志被社會黨開除了。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官僚們又從各方面向這些同志譴責與攻擊，但激起了法國許多社會黨工人與左派工人組織的憤怒。在一個一千五百個巴黎工人參加的羣衆大會上，一致反對這種開除。在巴黎的色因區（巴黎工業區）有四十餘工會擁護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主張。此外，色因區的法國青年社會主義者的許多領袖分子，前不久也都被社會黨青年組織中的官僚們所開除了。齊勒同志是這一部分領袖分子所開除了。他們在被開除以後立即對着工人們發動革命的進攻，發行刊物，號召打倒叛徒政府。殺人犯的法國政府立即命令黨徒們沒收他們的刊物，捕去凱來布同志和許多發散刊物者，並用無線電發出「齊勒同志的命案」。但雖在壓迫下，各同志仍在繼續奮鬥中。

互助會是前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的。成立互助會的目的，據說是救濟車夫，改善車夫生活。但是一年半以來，除從車夫的血汗中，去了幾萬元會費，養肥了幾隻狗以外，對車夫一點好處都沒有。這可見互助會的用途，不過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人民，發達電氣資本家營業罷了。這難怪人力車夫的反對了。

本月九日晨，公共租界人力車夫約五百餘人，到東亞路人力車夫互助會，提出要求四點：(一)免繳會費三個月；(二)廢除互助會；(三)互助會請求借貸；(四)借互助會錢救濟車夫打死的車夫楊寶珊開追悼會。這四項要求都是正常的。但不幸他們被互助會走狗與巡捕房的小走狗們所毆打，傷者數十，而帝國主義者的巡捕房警車趕到，又把車夫捕去了三十餘人。中有數人，被帝國主義者的法院判了幾月的徒刑不等。全市的力車夫聽了此消息，憤恨異常，十日，有二萬人罷工，受傷的車夫并發表了泣告書，要求互助會在年關生意清淡時和夏天酷熱時，會費暫免一兩個月；宣佈十七個月來的賬目；發還四萬四千元車夫會費；創辦公益事業，發散食米棉衣；互助會辦事處等。這種正當的要求，帝國主義者工部局是決不會理的，所以結果，罷工工人又被捕去了數十人。

領導這次罷工鬥爭的，是所謂特區人力車夫協會。這協會是操縱在幾個黃包車資本家的手裡。他們反對工部局的前年減輕車租的辦法，也反對互助會，但他們是想把車夫血汗賺來的錢多騙去幾個，絕無心為車夫大眾謀利益。他們雖然有時也代車夫大眾提出些無益的要求，但這是因為他們想叫車夫大眾相信他們，好被利用。所以這仍是一種欺騙手段，但不幸現在上海的人力車夫，除此協會以外，別無真正羣衆的組織。而真正的羣衆組織又是羣衆鬥爭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現在人力車工友們，必須建立真正羣衆的組織，或把協會接收過來由大眾推選的真正代表來辦理。

工人通信

編者：我是上海英山路統益紗廠的工人，近來因為我們廠裏發生了一件很氣人的事，所以我寫封信給你們，請你們登出來，讓工友們大家看看。

賺錢；但資本家的手段真是辣得很。最近又借口市面不好，要再減工資。工友們的工資本來已經折扣過幾次了。現在每天的工資，差不多還不夠吃飯；可是上月卅一號廠方又宣佈每人每日工資再扣七分發給。當時工友們聽了非常生氣。國民黨所辦的黃色工會馬上就出來欺騙了，走狗王平、錢金玲、張金榜等出來說他們願意同資方交涉。工友們就罷工了。資本家急忙把王平平等走狗叫去，許了他們好多錢，他們就馬上打電話給巡捕房來捉拿工人了。結果還是我們的工資每天減去了七分。他們黃色工會的走狗還不知道加了多少錢。有了這次經驗，我們更知道黃色工會的靠不住了。我們現在有許多覺悟了，只有我們自己團結起來才可以生存，我們現在籌備組織一個統益紗廠工廠委員會，來同資本家鬥爭。我們現在的口號是：

- 一、反對減低工資，恢復原有工資；
- 二、不准開除工人；
- 三、准許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取消黃色走狗工會；
- 四、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年關雙薪，禮拜償雙工。

張成志上

編者先生：我們新廠的一部分工友為了自己的生計，已經自己組織了自救會，我現在就把自救會的一張傳單寄給你，最好請你在報上登出來，因為上海的大小各報，都是資本家收買的，他們都不肯登我們的傳單。(傳單如下)

工友們：我們新廠的老板榮宗敬，由數萬元的資本發到數千萬元。工廠由一井廠開到九井廠了。這全是我們工人的血汗被他一天天的剝削成功的。榮宗敬成了中國大資本家了。我們工友呢還是一天賺的不夠一天吃，一月做的不夠一月用呢。近來他借口生意不好，二、五兩廠實行關閉，工人生活不顧。其他各廠工人的工資減了又減。去年又將廠裏賣不出的壞布，強迫工友們做工衣南套扣工資三元六角。工友等無法，恐怕飯碗打破，只好接受了。不料資本家是非常很毒的。見了工人無有團結力步步退讓，他就得步步進步了，近來又要減工資了，再打八折發給。請諸位工友替我們想想看，現在工資最多的不過五角，少的只有一角多點。這微小工資如何能再折扣呢？前天卅一號發工資已實行扣除了一、八、九等廠布機間工人不甘再減工資已實行怠工了。現下我們只

問題問答

(問) 最近我們廠裡有個工友，他是史大林派，對我說：「我們現在只要打東洋人，同蔣介石也可以叫開」。我聽了很奇怪，為什麼同蔣介石也可以「叫開」呢，這到底對不對呢？——李阿林

(答) 這完全是史大林派的錯誤，你應該告訴那位工友：第一，我們的敵人並不是全體東洋人，而是東洋人中間的資本家，軍閥，帝國主義，講到做工的，其一切勞動的東洋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要同他們聯合起來。第二，我們同蔣介石無論如何都叫不開，這幾年來，他殺死了千百萬工農和勞苦大眾的生命，我們怎樣能同他做朋友呢？史大林派說因為要打東洋人，所以暫時可以同他叫開，這也是錯的，因為蔣介石是東洋帝國主義的走狗，他依靠他們來維持統治地位的，所以他非但不肯同我們「叫開」了去打東洋帝國主義，而且他還要反對我們去打呢。所以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首先就要打倒蔣介石，這一點你應該向史大林派及一般的工友們解釋。

(問) 最近政府將銀元改為法幣之後，從前一元差不多換十個角，現在換不到十個角，這不是明明的將我們的工資打了八折嗎？——陳時義

(答) 你的話說得很對，本來通貨膨脹的目的，就是要使窮人吃虧，讓資本家發財，而最有利的就是那國民黨政府，他將自銀統統收去，可以亂發無數的票，當錢用，一方面把銀子拿到外國去賣，成金子存在外國銀行裏，平時購買飛機，來來去去並壓迫我們人民，等到大局一變，這批軍閥官僚，資本家就逃到外國，過好日子了，讓我們這些窮人們拿着不值錢的紙票挨餓受苦。所以不僅是我們工人，就是一切用勞力智力換飯吃的人們，都應該起來反對這個「幣制政策」！

上海二萬人力車大罷工

本月九日，上海人力車又發生了一次

大罷工，反對帝國主義的互助會的剝削。

給法國工人的一封信

史大林的背叛與世界革命

托洛斯基

親愛的同志們：我今天要離開法國了，這件事最後使我能夠把我的情形公開陳述給你們：在我居留法國這期間，我是被判定必須保守沉默的。

兩年來，達拉第的「左派」政府，在他的黨內的幾星期內，允許我在法國居住，並可以享受到外國人所享受的一切權利。但事實上，我不許住在巴黎，並且我立刻發現我是在警察的嚴厲監視之下。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後不久，內政部長薩爾魯在報紙上兇猛地煽動之後，即簽發命令驅逐我出法國。但找不到允許我去住的外國政府。這便是直到現在那驅逐令才發生效力。這便是直到現在那驅逐令才發生效力。

我被迫居住在某地方，在警察嚴厲監視下的一個小村莊。因此，在我去年在法國暫住的期間，我是和外部世界相隔離的，隔絕的程度比較我在基瑪爾的警察監視下住在土耳其的普倫基堡島上時還要厲害。這樣的，激進黨政府的入境許可証變成爲一種特殊的圈套了。

我決不想抱怨第三共和的政府。那些最「民主」的部長們，恰和最反動的部長們一樣，是以保持資本主義的奴隸制爲他們的任務的。我是革命黨的一個黨員，這黨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爲目的的。從這樣不可調和的衝突中必然要產生戰爭，和鬥爭的一切後果。這便是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呀！

但如果你可以叫你們注意到我在法國居住狀況的這樣小事情，那只是因爲這個插話是與共產黨的政策有極密切的聯繫的，這國際今天已變成工人階級歷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了。

兩年來，人道報每天都重複着說：「法西斯的達拉第所以邀社會法西的托洛斯基到法國居住，爲的是想藉他的幫助去組織蘇聯的軍事干涉。」有不少的忠誠而樸素無知的人都相信了這，胡說，正如一九一七年春天幾百萬的俄國農民、兵士甚而工人也相信了克倫斯基所捏造的，說列寧與托洛斯基是「德皇威爾遜的好細」的胡說一樣。人們不應該讓這些受教育的被騙的民衆——應該來啟發他們。但人們却可以而且應該讓那些有知識而故意傳播謊言與調言以愚弄勞苦衆生的棍徒。這些有知識的棍徒即是所謂共產黨之黨領袖們：嘉奧、杜米茲、維爾古什里葉、耶克羅

等等。

今天，誰都知道，這些先生們已經和那「法西斯」的達拉第組織了一個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自稱共產主義者的史大林派，已經完全不再談法國帝國主義干涉蘇聯了。反之，現在他們希望從法國資本家與蘇聯官僚的軍事聯盟裏得到和平的保障。由於史大林的命令，今天嘉奧杜米茲之類正在號召法國工人擁護他們那國民軍事主義，即擁護階級壓迫與殖民地奴役的工具。這些惡毒的棍徒已經迅速地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自己了。昨天他們還說我和達拉第聯合，說我是法國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但今天他們自己卻真的和達拉第、赫爾與拉伐爾訂立了同盟，並還躲到法國帝國主義的戰車裏想保護自己。

現時，說謊的先生們正在說（舉例，看比利時史大林的報紙），托洛斯基的政策與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政策不是替赫爾與達拉第服務，而是替希特勒服務，這就是說，不是替法國帝國主義而是替德國帝國主義服務。但是這新的說謊却替着過時的舊的說謊了。在帝國主義大戰時，因爲我採取一種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立場，社會黨國主義者諸先生們，兼諾德、范第文、塞維拉和嘉奧等，都攻擊我「幫助」德國的軍國主義而反對法國的民主主義。就因爲這個理由，白里安與陶爾維政府在一九一六年驅逐我出法國。並且在同時，老資格的嘉奧「爲了法國民主主義的利益」，即接受帝國主義政府的訓令，送金錢給莫索里尼作爲宣傳費以鼓勵意大利參戰。這一切嘉奧都不斷記載在報紙上，並且也是很容易證實的。嘉奧對於這事實也從沒有企圖否認過。

現在，嘉奧又在從事於那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很污辱了他的社會黨國主義的工作。嘉奧之後跟隨着其他法國共產黨（即）黨的全體領袖。這些人不是革命家，而是機械的執行者。上級命令他們做什麼他們即做什麼。只有馬德昂在某一時曾表現得算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他的過去是值得尊敬的。但共產黨國際的環境，也已經設法在腐化他。

爲證明他們轉向社會黨國主義是正當的，這些紳士們就呼救於「保護蘇聯」的必要。但這個論調是完全錯誤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國民自衛」的理論也只是一種面具，用這面具，刺刺者去遮蓋他們那爲戰利品的搶劫貪慾與流血爭奪，並把他們自己的國民變成炮灰。但是，如果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棄都去張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永不能並且也永不保護自己人民的真實利益，那麼，現在我們怎能又忽然相信他是能夠保護蘇聯的真實利益的呢？是否有人還能一刻懷疑，一遇到便利的機會時，法國帝國主義將發動他的一切力量去推翻蘇聯的社會主義的財產制，而恢復那種的私有財產制呢？如果真實情形是這樣，那麼，只有工人階級的領袖們才能夠粉飾他們自己的軍國主義，直接或間接，公開或秘密地擁護法國資產階級和他的外交政策。史大林與他的法國的僕從們恰都是這樣的騙子。

爲遮蓋背叛，他們當然要呼救於列寧！正像列巴、保羅、龍桂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者之有權利呼救於馬克思一樣。這道說詞每天都在報紙上給美國工人的信，這道說詞一九一八年列寧怎樣看見抵抗已經開始了。

引證這道說詞的目的不是要解決沙士。我們將立刻證明這道說詞的謬誤。誰要否認蘇維埃政府有權利利用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或者在必要時對帝國主義者作各種讓步，那自然是可笑的。罷工工人也常利用資本家企業間的競爭，並對資本家讓步，並且在不取得勝利時甚至還屈服於他們。但是因爲這點，工會領袖是否便有權利去和陸地而資本家合作，粉飾他們，並變成他們的傀儡呢？沒有人會說不。這個人，爲了對資本家維持和平與和好，而犧牲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我們不但有權利並且還有義務去公佈他是工人階級的騙子。在列寧的布勒斯特政策與史大林的蘇聯聯合政策之間的區別，正像部分地失敗以後被迫而對階級敵人讓步之革命的工會政策與自願或爲階級敵人的盟友與僕從之機會主義政策之間的區別一樣。

列寧接見了那反對的法國官吏。在那幾天內我也抱着這樣向於列寧的目標而接見了他；對白沙克把我們歸路上的橋梁炸毀使我們的黨不致於落到德國人手中。只有完全輕狂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把這樣的「和解」看作背叛。在這些日子裏，法國的工人們在各方面都給予了幫助，但很遺憾地知道他們的目的是想把我們牽連到對德戰爭中去。但德軍事實上正在向我們進攻，而我們是軟弱的。在此情形下我們有權利接受法國參謀部的「援助」嗎？當然是有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向黨的中央提出了這樣一個動議。這動議的原文刊載在一九二九年英莫斯科出版的中央委員會正式會議記錄。動議是：

「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黨執掌政權並正在對德戰爭時，我們可以通過國家機關用一切方法去取得必要的物品以武裝並供給我們的革命軍隊，抱這個觀點可以儘可能地在各方面設法取得這些物品，而且也可以從資產階級政府手裡取得。當這樣作時，（我們的）黨保持他的外交政策的完全獨立，不在政治上對資本主義政府讓步，在每個半變裏都從自便的觀點下去提出建議。」

列寧沒有參加這一次中委會。他送來了個通知。通知的真實原文是：「我贊成接受英法帝國主義強盜的馬鈴薯與軍器」。這便是那時的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利用資本主義的衝突之事實；同帝國主義訂立實際協定「接受馬鈴薯」是完全允許的；但絕不允許同「帝國主義的強盜」建立政治的結合。

史大林的罪惡不在於他同階級敵人建立了各種的實際協定；這些協定或許對或許不對，但在原則上是不反對的。他的罪惡在於他贊成了帝國主義政府的政策，這些政府是保護那搶劫的與強奪的梵爾賽條約的。史大林還不曾從帝國主義強盜手裏得到一點「馬鈴薯」，但他已同他們建立了政治上的結合了。

法國資產階級不讚史大林的擁護，已能夠加強那那壓迫六億殖民地奴隸的兵力了。如果牠要求這擁護，這只是因爲牠想削弱并腐化法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那對法國帝國主義的讚美歌上簽名的時候，史大林的行動絕不像一個被壓迫而暫時屈服給資本家的罷工工人，而像一個軟化工人階級的工賊。

史大林與共產黨國際領導之背叛，在現在蘇聯統治層之特性上表明出來：這是一種享受特權的無有監督的官僚層，牠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壓迫人民。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存在決定意識。蘇維埃的官僚層是害怕批評、運動與危險的；牠是保守的，牠貪婪地保護牠自己的特權。在殺了蘇聯工人階級以後，牠對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勞動衆都閉起口，忍受着此種的社會主義。

對於保衛蘇聯這問題，這個官僚層把希望放在牠的政治的伶俐上，李維諾夫的外交上，對法國和捷克的軍事同盟上，而不放在革命的無產階級身上。反之，牠還害怕法國或捷克工人之不經意的行動會破壞了牠的新同盟者。阻礙「同盟」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已成了牠的任務。所以，史大林背叛的根源，是蘇維埃官僚的國家保守主義，是牠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極端佔領。

史大林背叛的各種後果，直接地在法國共產黨政策之劇烈轉變上表現出來，這黨不是被工人選舉的領袖所領導，而是被史大林的代理人所領導的。昨天這些紳士們還在說說着遇到戰爭時候的「革命的失敗主義」。今天他們爲了保持和平却已採取了「國民自衛」的立場。他們一字一字地復說着資本主義外交的公式。因爲每個帝國主義的強盜都贊成和平，所以他們也都締結聯盟，增加武裝，製造毒瓦斯，培養毒菌——僅僅是「爲了和平」。誰要說「法蘇協定是和平的保障」，誰就不但對蘇維埃政府負起責任，並且還對法國的證券市場、總參謀部、以及這參謀部的毒氣毒菌負起責任。

人道報寫道，法國政府將會發現自己是「在法國工人的統制之下」。但這只是可憐的煽動者的一種空洞的成語。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一個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曾經「統制」過資產階級的外交政策和軍事行動呢？當一切權力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時，無產階級怎能完成這種「統制」呢？爲要領導軍隊，便必須推翻資產階級並奪得政權。此外別無道路。但共產黨的新政策却表示着放棄了這唯一道路。

當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宣布說遇到戰爭時牠預備去「統制」——即是說，去擁護——牠自己的國民軍國主義而不預備去推翻牠時，這政黨即在這件事上變成了資本家的家畜。無有絲毫根據再害怕這樣一個黨：牠已不是個革命的領袖，而成了個馴順的驢子了。你可以飢餓牠，鞭打牠，污辱牠——牠還要拉愛國主義的車子。牠或許時常僅可憐地叫幾聲：「看上帝的面子，解除法西斯團體的武裝」。爲回答這種叫聲，牠將要多接幾下鞭子的抽打。而且應該這樣。

史大林與共產黨國際領導之背叛，在現在蘇聯統治層之特性上表明出來：這是一種享受特權的無有監督的官僚層，牠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壓迫人民。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存在決定意識。蘇維埃的官僚層是害怕批評、運動與危險的；牠是保守的，牠貪婪地保護牠自己的特權。在殺了蘇聯工人階級以後，牠對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勞動衆都閉起口，忍受着此種的社會主義。

史大林與共產黨國際領導之背叛，在現在蘇聯統治層之特性上表明出來：這是一種享受特權的無有監督的官僚層，牠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壓迫人民。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存在決定意識。蘇維埃的官僚層是害怕批評、運動與危險的；牠是保守的，牠貪婪地保護牠自己的特權。在殺了蘇聯工人階級以後，牠對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勞動衆都閉起口，忍受着此種的社會主義。

史大林與共產黨國際領導之背叛，在現在蘇聯統治層之特性上表明出來：這是一種享受特權的無有監督的官僚層，牠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壓迫人民。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存在決定意識。蘇維埃的官僚層是害怕批評、運動與危險的；牠是保守的，牠貪婪地保護牠自己的特權。在殺了蘇聯工人階級以後，牠對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勞動衆都閉起口，忍受着此種的社會主義。

史大林與共產黨國際領導之背叛，在現在蘇聯統治層之特性上表明出來：這是一種享受特權的無有監督的官僚層，牠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壓迫人民。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存在決定意識。蘇維埃的官僚層是害怕批評、運動與危險的；牠是保守的，牠貪婪地保護牠自己的特權。在殺了蘇聯工人階級以後，牠對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勞動衆都閉起口，忍受着此種的社會主義。

史大林與共產黨國際領導之背叛，在現在蘇聯統治層之特性上表明出來：這是一種享受特權的無有監督的官僚層，牠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壓迫人民。馬克思主義教給我們存在決定意識。蘇維埃的官僚層是害怕批評、運動與危險的；牠是保守的，牠貪婪地保護牠自己的特權。在殺了蘇聯工人階級以後，牠對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勞動衆都閉起口，忍受着此種的社會主義。

聯合蘇聯武裝抗日爭取民族獨立

共產國際曾把蘇聯的加入國聯和簽訂法蘇協定描寫作無產階級和平的最偉大的勝利。但這勝利的實際內容是什麼呢？

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八年通過的綱領上寫道：「(國聯的)主要目的是制止革命危機之自動的發展，並用封鎖與戰爭的手段絞殺蘇聯。」極其當然的，在這種情形下，蘇聯的代表是不能參加國聯的，即世界帝國主義反革命的總參謀部。

但是從那時以後國聯發生了什麼變化呢？為什麼蘇聯必須加入國聯呢？這裏我們所得到的答案是誰的勝利？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欺騙了工人。法國資產階級如果發覺蘇聯還有革命的成分，那牠是決不會與之成立協定的。世界革命之極端衰落是蘇聯加入帝國主義的戰爭營壘之惟一原因。

的確，如果蘇聯埃工業沒有這樣高度的成功，如果蘇聯埃沒有坦克與飛機，是沒有人會看重蘇聯的。但叫人看重的方法多得很。如果蘇聯仍然是國際革命的堡壘，如果共產國際發動勝利的進攻戰，那麼，法國、英國、意大利的統治階級將毫不猶豫地加強希特勒的兵力使向蘇聯進攻。但在現時，在中國、德國、奧國與西班牙的革命消沉了以後，在歐洲的法西斯蒂成功以後，在共產國際倒台與蘇聯埃官僚全副官僚化了以後，法英意的資產階級答復希特勒道：「為什麼要冒遠征蘇聯的危險呢？不須遠征，史大林已在步步成功地絞殺革命了。和他成立一種諒解是需要的。」

法蘇協定不是一種和平的保障——好個不害羞的胡說——而是一種為了應付戰爭的買賣。這個協定對於蘇聯的利益，至少說是可疑的，只在得到羅加諾條約的共同簽字國，即英意的同意時，法國才會「有責任」地成為蘇聯的幫助者。這就是說，如果法國帝國主義覺得在緊急關頭犧牲蘇聯去與希特勒成立一種協定是較有利於利益時，英國與意大利是隨時都可以幫助這種「背叛」使其合法化的。人道報事實上對這種限制的條文保持極沉默的態度。可是，一切都運轉在這種條文上。協定束縛了蘇聯，而却不曾束縛法國！

我們姑且承認：蘇維埃官僚在作了一切錯誤與罪惡以後實際上除過與法國成立這

種含糊的不明確的軍事同盟以外，已毫無能為了。因此，蘇維埃除過批准史大林拉法蘭的協定外，已無別的救星了。但着眼的法國這方面，問題便完全兩樣。法國無產階級應該不許他的資產階級隱藏在蘇維埃官僚的背後。法帝國主義的目的在和蘇聯簽訂了條約以後仍是這樣：保障舊有的賊贓；預備搶奪新的賊贓；預備法國人民的新的動員；利用蘇維埃埃無產階級的血。如果國會中的共產黨與社會黨的代表，都投票贊成法蘇協定，那他們不過是再一次地證明他們之背叛無產階級！

如無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鬥爭，反戰鬥爭是不可思議的。如無反對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與同盟者即改良主義者與史大林主義者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不可思議的。無情而地肅清工人階級的組織——欺騙工人階級的社會愛國主義的騙子之政治的和職工的團體，是必要的，無論牠們的名子是里昂布樂木或杜來茲，魯五克或孟摩索。

在法國只有一個組織忠實、堅強而努力地保衛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則，這就是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組織。牠的機關報是一種週刊叫作「真理報」。每個有思想的工人應該認識這報紙。

布爾雪維克——列寧派有一個特別小冊子裡已經很明白地嚴密地規定了無產階級在反戰鬥爭中的任務，這冊子叫作「戰爭與第四國際」。直接地瞭解這個冊子並慎密地討論冊子中提出的諸問題，也是每個先進的無產階級的義務，無論就個人說或就他的階級說。

繼承改良派的舊背叛而發生的史大林派的背叛，使一切無產階級組織必須徹底改造。新的革命黨是必要的！新的第四國際組織所從事的活動的內容，都在於要完成這種歷史任務。

史大林的背叛並不使我們驚異。一九二四年以後當蘇維埃埃官僚背棄了馬克思列寧的學說而主張「一國社會主義」的學說時，我們就預料到了這一點。偽詐的人與庸俗的人都說我們反對史大林的鬥爭是「個人的鬥爭」。現在就是瞎子也能確識我們的鬥爭是為保持國際主義與革命的基本原則而發動的鬥爭。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曾千百次地說：「揭破一個史大林你將找到一個機會主義者」。今天，連揭破都不需要了。史大林主義者實際上站在工、僱級運動的極右翼，而他們不願用士、革命的權威來遮蓋他們自己這一點說，他們比較舊的、傳統的機會主義者要無限地有害得多。

史大林派對於「南案維克——列寧派」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的忿恨，是保守的官僚們對於真正革命者的忿恨。在反對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鬥爭中，這種害怕失掉權力和薪俸的官僚是無論什麼卑鄙惡劣的手段都用得出的。

在實行他最近一次的公開背叛以前，史大林第一百次地執行了一個反對蘇聯國內左翼的新暴行。他反對對派的人開了許多次欺詐的審判，罪行加在他們身上。這拿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加在他們身上。這十年來，過去共產國際的主席齊諾維夫被判了十年的監禁，僅此承認了史大林政策之罪惡的特性。

蘇維埃埃官僚在審判暗殺基羅夫的恐怖主義者時，想經過一個挑撥者而牽累到我。在今年初，史大林逮捕了我的兒子，他是個青年科學家，史大林的目的是不但是要治鬥爭絕無關係。史大林的兒子，與政治鬥爭絕無關係。史大林的兒子，與政治鬥爭絕無關係。史大林的兒子，與政治鬥爭絕無關係。

最近，在四月間，史大林派遣了俄羅斯基產主義青年團的領袖們到巴黎來，鼓動法國的革命青年團向愛國主義的立場去。

無產階級現在處在一個極端嚴重的時候。資本主義列強間調和的政策表示沒有力量。因為資本主義的和平不是別的東西，只是在延宕狀態中的戰爭。在正式從戰場上作戰之前，人們作戰於工廠中，軍事的準備中，軍備的競爭中。在這個競爭的期間，人們可以在不公開交戰時便戰敗了。今日我們又到了這個歷史的階段：誰不能再等待的，便走到戰爭的解決。這裏是「和平」的和侵略的資本主義列強之清楚的界限；前者滿足他們以前的贓物，尚可維持下去；後者（意大利即其中之一）由於他們對內和對外的衝突便迫着要擾亂「和平」。所以，若人們不懂得，或不叫勞

這些青年官僚在社會黨內部組織了一個特別史大林派小組，牠的主要口號是：「肅清托洛斯基主義者」！不用說，在作這樣的破壞工作上，史大林陰謀團過去是而且現在也是不吝惜金錢的資本的；政見上儘管可憐，而金錢是不缺乏的。

但革命家是不會對恐怖屈服的。恰恰相反。他們的答覆是加倍進攻。史大林主義現在是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災禍。這災禍必須剷除，剷除，用熱鐵燒毀。無產階級必須再一次地團結在馬克思與列寧的旗幟之下。

愛親的同志們！我要向你們說的話還多得很，還多得很哩。但我被你們須立即動身；無論何時那警官都會到這裏來的，他要押送我和我那鬥爭與流涕的忠實同伴的妻出法國國境。我要離開法國時，我熱愛着法國人民，確信着法國無產階級的偉大將來，但也忿恨着法國帝國主義的偽善、貪婪與殘酷。

我堅決相信勞苦民衆們遲早會給我以今天資產階級所拒絕給與的厚情。如果最近將來法國無產階級會給我以參加他們的決定鬥爭的機會，只要我身體尚健，我是時刻在等待着用文字和行動來答復你們的革命的呼喚的。

現在，允許我以同志的資格熱烈地握你們的手，並允許我用那四十年來領導我思想與行動的那個口號來結束這封信：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馬爾丁

動筆來清楚的看到「現在的和平」(即帝國主義的和平，產生國際聯盟的凡爾賽的和平)就是發生新戰爭的基本原因，那便不能認真的為真實的和平而鬥爭。

不錯，莫索里尼要戰爭，而且他已經實行戰爭了。但是，英國豈是為着和平而阿比西尼亞的民族獨立才宣告要傾其全力以與意大利相抗衡嗎？不待說英國的民衆是真诚的為着和平。他們不願意一個新的搶奪。但是如何阻止這個新的搶奪呢？英帝國主義在國際聯盟和平的假面具之後以掩飾他對意大利強盜之敵對的面孔——與這樣的帝國主義在一道嗎？現在正是這個問題以其最緊張的程度提向工人階級的

時候。莫索里尼已更加一次表示他決不退步，一直前進。一方面，英外相賀爾又在日內開開幕。另一方面，英外相賀爾又在日內開開幕。另一方面，英外相賀爾又在日內開開幕。另一方面，英外相賀爾又在日內開開幕。

戰爭在前進中

英意對阿的衝突與無產階級的態度

馬爾丁

英意對阿的衝突與無產階級的態度

(續接第四版)

無產階級所應努力的，不是使他本國的政治實行日內瓦的協定，乃是揭穿他本國帝國主義所隱藏在其中的和平主義的欺騙。...

上海文化界的救國空談

「救國」，但可惜這「國」並不是整個的階級利益的矛盾分散了民族陣線。...

在去年河北開關之後來了一次「好轉」，大談中日經濟提議，現在蔣介石打下了注精衛，又來一次「好轉」，遵照廣田的三大原則調整中日關係。...

「救國」，但可惜這「國」並不是整個的階級利益的矛盾分散了民族陣線。...

援助意大利同志之反法西斯反戰的鬪爭

莫索里尼必須打倒。而意大利資本主義必須和莫索里尼一同打倒。...

前進社出版書目

- 第四國際與戰爭 托洛斯基著 定價五角
法國到那裏去 法國共產主義同盟著 定價二角
中國革命問題 托洛斯基著 第一二三集 (再版或印刷中)